

荀子集解

下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荀子集解

下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置於歷壹年 壹月 陸日 一

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乘威此已上
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
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夫尙

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之也
自古皆然彼先王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

之應也
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
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
治必用賞罰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

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
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

益祿
爵謂者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

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

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慚恥於心
夫先祖有龍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

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
○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
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

之執不以勝人之道
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

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

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
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違違公義也

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宜有之矣
宜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宜誠也然則胡

不敵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敵謂駕馭之也。或作誦。歌此勝人之勢。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

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

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

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

勢之。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

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縣繫之也。大燕鱗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鱗也。藉也。如獸踏於後。莊于風謂蛇曰鱗。我必勝我本亦作鱗音後也。勁魏

鈎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鈎謂如鈎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實音肥。

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敝。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

分齊則斷為四。謂楚取其魏二燕各取其一也。二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為何如也。兩者孰

足為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執籍

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勢謂國籍之所在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

倏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倏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

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

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疆汗不修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鳥踏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

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謂為譬。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

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

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

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強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

在修政矣。有數百里之地修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

與。陶當為構。構之構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己之所

安疆。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若是其

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咥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咥與砥同。經紆也。救繆而引其足繆愈急也。

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而已矣。是渠

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秦百裡首射侯不當強弩超發。平城距衝不若埋內伏。秦或作不若埋穴伏。秦所云日中秦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秦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次古多通用。蓋互異疑此。秦字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秦字與輔同吹火章。蓋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是仁人之所羞而

不爲也。風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

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殤頸也。殤當為刳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

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力術止。義術行。曷

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威彊乎

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詛詛然。詛思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

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今楚父死

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楚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

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視可司閒。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剡亦斬也○元刻然而秦使左

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

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

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羨音夷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

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者乃與齊為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慮音

慮在魏者乃據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圉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圉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為圉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

曰秦固有檀茅邢丘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沒必危境圍圉相近疑同境居委反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

縣今屬真定或曰蒼當爲卷案卷縣屬河南非禮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

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秦今有之晉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爲固也

是地徧天下也。

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秦之強能危殆中國殆或爲治

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

己也。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

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疆復用文理案用

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

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

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

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

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

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

假今之世。

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案杜注無兩字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

山林川谷美。

謂多良才及激灌之利也

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爲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

入境觀其風俗。其

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

流邪淫也汗濁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爲奇異之服時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

甚畏有司。而

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解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

桀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爲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

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閒聽

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閒朝退也古竟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

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雖然

則有其謏矣。謂懼○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謏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

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

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

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密躬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

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日時

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弃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做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

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亡國至亡而後

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

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

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時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善之功凡姦人之所

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

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

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

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

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

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去。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白刃扞

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胸。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作技。非不

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痛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彊

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動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

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

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也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

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

暑未薄而疾。薄道也音博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

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

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

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時。地

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合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

天意斯感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由隨同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

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知謂和氣養

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唯聖人為不

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

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

五官是天使為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穀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

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立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

在人所為也。昏亂其天官。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

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修政違天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

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

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

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

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

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

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

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

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

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

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

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

禹以治桀之亂。治亂非天也。

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

繁多也。蕃茂也。

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

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

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

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

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

尊大岐山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

匈匈喧譁之聲。與訥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三輟字上俗間本皆有而字宋本無。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

人計其功。

言也。君子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

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節謂所遇之時命也。

若夫心意修。德行

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

在天謂富貴也。

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

錯

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

進也。求己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微倖而不求已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

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

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

怪星之黨見。黨見類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通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世並

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

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祲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祲也楛耕

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楛耕謂蠹惡不精也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穢與穢同○耘耨失穢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楛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難通田蕘稼惡。

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祲。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祲。

舉謂起兵動衆錯謂闕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

是之謂人祲。祲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祲也錯置也置此三祲於中國則無有安也其說甚爾。其菑甚慘。爾近也三人祲

之說比星隊木鳴為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祲。強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菑甚慘

之下十一字然後接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六畜作祲之下蓋錄之時謂亂迷誤失其次也共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傳曰。萬物之怪。

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

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日月食

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

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

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

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

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虛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道也大天而思之。

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天之所

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枘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

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

喪失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

平豐富在人所爲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論語孔子曰殷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爲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貫之大

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所以治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

爲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則不可爲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表標準也陷溺也治

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內

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

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

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風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爲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

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老少而不見多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

也研首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兩爲字間之不可謂衍文今并下一爲字皆從宋本有

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

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多欲則可以勸誘為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正論篇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節皆論世俗之乖謬。苟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王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之唱

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

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

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

矣。上公正則下不致險曲也。治辨則易。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

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漫也。謂漫成其詐也。于

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

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

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

君長勞也。